

因素日积德广结善缘，我有幸入选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项目，于2017年三四月间赴港访问，从此在脑门上贴上亮晶晶光灿灿的“多友”二字。今日春暮，珞珈山木香处处，突然一念起，聊为此记。

忆城大

上一次来城大是七年前，参加CCA年会。那时候还在读博士，尚不知世事艰难，不光去日苦多，而且去日表多（而且填表是苦多的主要来源）。那是第一次独立署名的会议论文。我兴冲冲地在学校里四处找钱，拿了好大一笔国际旅费来香港参会。现在想来，很多人和事还历历如在。当时提交了一篇论文叫 The invisible victim，点评人是张讚国老师；当时 Run Run Shaw Center 刚刚建起来，何舟老师骄傲地带着参会者们四处参观；当时我和先生正在热恋，刚到城大，就在地铁九龙塘站出口的风尾竹下给他打电话报平安。而今故地重游，报告厅、办公楼、风尾竹俱在。只是与城大的缘分换了一换，从一个提交论文的过客，成了短期拜访的多友。

（一）

香港城市大学坐落在九龙塘闹市之中。若要给个形容，我以为，莫若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一句。

我们一行八人住在又一城边的黄凤翎堂，办公室则在半山上的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。每次去办公室，总有一段爬山路。其实只是平常的人行道，一边是车辆川流，一边却是安静的歌和老街公园。一路上草木葱茏，偶有春花压枝欲低。过了人行天桥，穿过学生宿舍区往办公室一段尤为美妙。楼宇寂寂，高树依依，日有鸟鸣，夜伴虫吟。每每走入其中，都生出“你真美啊，请停一停”的感叹。我曾在这段路上的几分钟脚程里，厘清过文章的思绪，也曾在这里想念起春树葱茏的珞珈山。有一日，似乎是大雨将至，风吹得树上隔年的黄叶扑面而来。经冬的黄叶携着干爽的香气和清脆的响声，毫不见外地就这样撞了个满怀，仿佛是一个老朋友，与你相熟得不分彼此。真是美妙。

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山。三四月份时常浓雾笼罩，或阴雨连绵。偶有晴日，天空上堆着大块懒散的云朵，被风推着疾走而过。窗户仿佛来自天庭的直播，上演着天光流转，白云苍狗只在瞬间。

最难忘是每个步出办公楼的晚上。推开门，潮湿而温暖的空气裹挟而来。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少了，路灯昏黄温暖。身后的山峦寂静而沉默，远处的楼宇却是万家灯火。草丛里的小虫们轻声吟唱，我也没有什么心事，开开心心地背着我的小布包往回去。仿佛重新回到学生时代。

这场访学自然有诸多收获。但之于我，最珍贵的，是一段重回学生时代的光阴。城大传媒系有一种纯粹而专注的氛围，身处其中，仿佛回到那段不知人间疾苦的少年时光。那时候天高水长，马瘦毛长，每天除了上课、写作业、做研究，就无所事事。假期一到，四处瞎跑。城大一月，每天只需要关心例行的研究分享会和自己的工作进度，此外万事大吉。倘若得闲，就与同行的几位三月党出去爬山、涉水、吃东西。人生有趣，不外如此。

（二）

同行的三月党阵容豪华。游侠、吃货、大买家、好奇宝宝，长江大海，一应俱全。初见时的一点羞赧和矜持，很快在当晚的杀人游戏中消散。

都说杀人游戏最能够窥见一个人的本性。这显然不准确。

郭小安同学就是一个游戏黑洞。但是黑洞嘛，总是能活到最后。让他在仅剩的“杀手”和“平民”之间二选一，他总是能准确地选错，而且每次必错，以至于任何人当“杀手”都会留着他到最后，来保护自己。故小安同学人送外号曰“杀手守护者 Killer Protector”！

周如南的策略是咬定对角线上坐着的刘丹凌不放。凡是他发言，一定指认刘丹凌。丹凌一开始还保持风度好好分析，没几轮也就放弃淑女的矜持下场指认对方，以至于很快他们就结下梁子，场场互殴不止。

刘涛兄雄辩滔滔，每逢发言必长篇大论，条分缕析，头头是道。结果嘛，对错各半吧。可见用脑子和用运气差不多。倘若不幸当法官，还记不住杀了谁。真不知道他的文章是怎么从这样神奇的脑子里产出来的。

除了苗伟山游戏智商爆表以外，我，张媛，陈静静都在愉快地打酱油。

一楼不仅是玩游戏的地方，也是开学术沙龙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刘涛给大家开讲过符号学，周如南讲过他对彝族大凉山地区的人类学研究。入夜，大家围坐一处，讲述、讨论、发问、回答，每个人就自己的研究切入对一个问题的讨论，真是美妙。

金铨先生携夫人两次来看望我们，也是在一楼。一次是初到之时，一次是将离港之日。每次来，都天南海北的聊一气，举凡学术、历史、社会、政治、逸闻趣事。先生经历之丰富，非常人能及，却从未有“痛说革命家史”之举。偶尔谈及个人经历，止于事而已，对自己的奉献则全无提及。大学者之气度，令人景仰。先生记得每个多友的名字，以及访学之时并此后的诸多轶事。每每谈来，总是笑容满怀，如数家珍。“多闻雅集”这所无形学院，拜先生及城大诸位同仁之功甚矣。

先生与师母伉俪情深，每次必携手而来。有一次，小安同学谈论起政治学领域的大家严家其先生。这个名字甫一出口，夫妇二人便相视而笑。金铨先生捉起太太的手，笑道：“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颜嘉琪，发音一样，只不过写法全然不同”。并说起早年一桩轶事：有友人托金铨先生问候严家其先生，先生遂答到：“严家其从未谋面，颜嘉琪倒是日日相见”。言罢，夫妇携手大笑。

到了告别时，先生挥一挥手，缓缓而去。暮春四月，嘉木葱茏，归程在即。谢谢你呀，CityU!

闫岩
五月五日
于珞珈山